

Marianne Heske

第一次拜访 Marianne 的时刻，是一个行走了大约 30 分钟后的一个下午，太阳在阴沉的乌云背后，家里是冬日的那种温暖和惬意。

Marianne 介绍了很多作品给我，她的工作有一种打动人的东西，这与她经常能发现的某个时刻有关，也与她发现的物件有关，她通过对自然的理解找寻人造物，并将自然刻画的人造物置于人造的空间中，让两者共享一个时刻——在一起。她找到的人偶的头，被复制成各种各样的材质，最终被安置在一个奥斯陆的一个广场。对自然物和人造物的拾取，主要还是关于人造物经历时刻、转化的过程，成为 Marianne 工作的一个特征，她试图抹除一个特别的时间，并不仅仅关于她找到的物件，还有她创作的时刻，都希望被融合为一。她将一块石头运输到自然环境的另一个场域，她将历时 400 年的小屋挪到蓬皮杜艺术中心，她将小人偶不断的复制成不同的材料，Marianne 的工作不仅仅是某一艺术潮流之下的实证，而是一种更趋于个人情感化的手段，她将这些都控制在其个人的感受之内，她使用个人对时间的概念对待着一切。她在抵制这个世界的秩序，首先是对时间理解的秩序，以及人和物质的联系，这些物质包括人造物，也包括自然物，也许这些对 Marianne 来说并没有多少区别，她并不刻意的通过现在人对世界理解的方式解读这个世界，这让她的工作从一种艺术史和现在的文明关系中解放。

Marianne 的工作方法并没有一个特殊的定式或语言，艺术和她的生活完全是在一起的，并保持一致。是生活情感，也是智力活动；是日常生活，也是艺术生涯；是创造的某个时刻，也是随时随地。这可能是理解她工作的途径，也并非唯一的途径，我们可将她的工作归于激浪（Fluxus）、观念艺术（conceptual art）或现场艺术（live art）的某种关系中，如同她希望去除作品和创作的时间一样，这些也并不能构成对她工作的理解。Marianne 根本就不希望构成某种特定的艺术语言，获得某种标签式的状态。Marianne 并没有标志性的工作，即使被安置在广场中的人偶肖像，也是她捡拾来的现成物，被放大和放置在公共场合，可能更接近她在行动和社会介入的作用，人偶头像依旧是她拾取物件的一部分。

当 Marianne 把这些属于她个人的物件，以及她自己呈现在公众的环境中，多数人如何理解这些作品呢？当她将之前带入蓬皮杜的小屋复制和并置的时候，她在讨论的仅仅是时间和秩序吗？她还在探索着什么？或者说现成品的几个阶段，以及她个人理解的物质的转化，都符合一种内在的个人经验之逻辑。

Marianne 处理影像的关系，《颅骨自画像》（phrenologic self portrait, 1977）和人偶之间有着很清晰的联系，对自身内部构造和肖像的理解，同时转移到对人偶的学习中，或者说人偶的形象和颅骨研究的分解，也是对自己身体、形象，以致存在的认识。“we are such stuff as dreams are made of...”如同庄周梦蝶、蝶梦庄周的典故吧！从新的线索看 Marianne 的工作也就自然的被她所经历的时间所感动，也自然的会去把她工作的内容联系起来，人的记忆也如同一部电影的蒙太奇，人会选择将事物、事件和人崇高化，从一个艺术家个体的经验中，我看到了自己吗？那个人偶会梦到我吗？

谢谢 Marianne 对我的信任，她的工作和 Roman Signer 的工作一样，给予我一种在知识、信息之外的东西，属于个体经验和时间，有情感和温度。

李振华

2015 年 10 月 9 日 苏黎世